歷代論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这篇文章可能需要清理，以符合维基文库的标准，欢迎清理和改善。如果您想要查看帮助，请看帮助页面。

卷四 ◄

歷代論
卷五

►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歷代論》

唐玄宗、憲宗論

唐玄宗、憲宗，皆中興之主也。玄宗繼中、叡之亂，政紊於內，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，約己任賢，而貞觀之治可復也。憲宗承代、德之弊，政僨於朝，而畿甸之外皆為畔國，將以求治，則其勢尤難。雖然，二君皆善其始，而不善其終，所以失之者一道也。齊桓公用管仲、隰朋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為五伯首。及管仲死，用豎刁、易牙，身死不得葬。五公子爭立，伯業隨毀。蓋中人可以上下。此三君者，皆中主耳，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，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，則勉強而從之，然非其所安也。及其禍難既平，國家無事，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，所悅者諛佞也，故禍發皆不旋踵，若合符節。昔太宗既平天下，始任房玄齡、杜如晦、魏徵，終用長孫無忌、岑文本、褚遂良，帝亦恭儉節用，去冗官，節浮費，內無宮掖侈靡之奉，旁無近幸賜予之失。貞觀之治，斯已過半矣。持書御史權萬紀嘗言：“宣饒部中鑿山冶銀，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。”帝怒罵曰：“吾所乏忠言嘉謨，有益於民者耳！汝為御史，不能進賢退不肖，而詆吾以利，豈謂我漢桓、靈耶？”斥去不用。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。故房、杜諸人得效其忠力，以致貞觀之盛。及玄宗初用姚崇、宋璟、盧懷慎、蘇頲，後用張說、源乾曜、張九齡；憲宗初用杜

黃裳、李吉甫、裴垍、裴度、李絳，後用韋貫之、崔群。雖未足以方駕房、杜，然皆一時名臣也。故開元、元和之初，其治庶幾於貞觀。然玄宗方用宋璟，而宇文融以括田幸，遽至宰相，後雖以公議罷去，而思之不已，謂宰相曰：“公等暴融惡，朕已罪之矣。然國用不足，將奈何？”裴光庭等不能答。融既死，而言利者爭進。韋堅、楊慎矜、王鉷日以益甚，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。故天寶之亂，海內分裂，不可復合。憲宗方平淮蔡，裴度未及還朝，而程異、皇甫鎛皆以利進。度三上書極論不可。帝以天下略平，欲崇台池宮觀以自娛樂，異、鎛揣知其意，數貢羨財以順所欲。故度卒逐去，而異、鎛皆相。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。蓋玄宗在位歲久，聚斂之害遍於天下，故天下遂分。憲宗之世，其害未究，故禍止於其身。然方鎮之強，宦官之橫，遂與唐相終始，可不哀哉！嗚呼，太宗之恭儉，所忍無幾耳，而福至於不可勝盡；玄、憲之淫佚，所獲無幾耳，而禍至於不可勝言。而世主終莫之悟，覆車相尋，不絕於世，蓋未之思歟？

姚崇

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，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。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，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。孟子有言：“所惡於智者，為其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，則無惡於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，則智亦大矣。”唐玄宗豪俊之君也，而崇復以豪俊事之。方其君臣遇合，天下事迎刃而解，若無足為者。雖然，以水濟水，後將有不可食者。開元四年，天下大蝗，民祭且拜之，坐視食苗而不敢捕。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，分道殺蝗。群臣多不以為然，帝亦疑之，而崇行之愈力，蝗亦為息。捕蝗雖古之遺法，然遇災而懼，修德以答天變，古之正道也。崇置之不言，而專以捕為事，已可疑矣。既而，崇所親吏趙誨以賕死，崇懼還政。時帝將幸東都，而太廟屋壞。宰相宋璟、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，不可巡幸，壞壓之變，天戒也。請罷東巡，修德以答至譴。帝以問崇，崇曰：“此苻堅故殿也，山有朽壞而崩，水蠹而折，理無足怪，但壞與行會，非緣行而壞也。今關中無年，饋餉勞弊，出幸東都，所以為人，非為己也。百司已戒，供擬已具，請車駕即東，而遷神主太極殿，更作新廟，此大孝也。”帝用其言，崇由此復相。開元末，帝在東都，欲還長安，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，須冬可還。李林甫獨曰：“二都本東西宮耳，車駕往來，何用待時？假令妨農，獨赦所過租賦可也。”帝大悅，即駕而西。崇建東幸之計，林甫獻西還之議，其意同耳，孰謂崇獨賢乎？從崇之議，使人君上不畏天戒，中不敬宗廟，下不恤人言。三者皆忠臣之所諱，而崇居之不疑，何哉？其後崇、璟既沒，玄宗愈老，愈輕蔑群臣。方任張九齡，而廢太子瑛；用牛仙客，則聽李林甫；方嬖楊國忠，而縱安祿山，則用輔璆琳，專以適己為悅。類崇有以啟之也，故吾謂開元之　　治，雖出於崇，而天寶之亂，亦崇之所自致。

此人臣之至戒也。

宇文融

開元之初，天下始脫中、叡之亂。玄宗厲精政事，姚崇、宋璟彌縫其闕，而損其過，庶幾貞觀之治矣。在《易》：“天下雷行，物與無妄。”開元之初，無妄之世也。無妄之為言，無一不正之謂也。君子之處此也，亦全其大正，而略其小不正而已。蓋詳其小，必廢其大。古語有之：“銖銖而稱之，至石必差；寸寸而量之，至丈必過。石稱丈量，徑而寡失。”故《無妄》之二曰：“不耕獲，不菑畬，則利有攸往。”其三曰：“無妄之災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災。”其五曰：“無妄之疾，勿藥有喜。”夫必耕而後獲，必菑而後畬，小人之所謂無妄也。而君子不然，於義可獲，不必其所耕也，於道可畬，不必其所菑也，然後無所不行。今有失牛於此，得之者行人也，而責得於邑人，其意亦以求無妄也，而邑人罹其橫，故無妄之疾，雖勿藥可也。藥之，其損或有甚於病者。開元之初，雖號富庶，而戶口未嘗升降。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，請治籍外羨田逃戶，命攝御史分行括實。玄宗喜之，朝臣莫敢言其非者。惟陽翟尉皇甫憬、戶部侍郎楊瑒，以為籍外取稅，百姓困弊，得不償失，而二人皆坐左遷。諸道所括，凡得客戶八十餘萬，田亦稱是，然州縣希旨，多張虛數，以正田為羨，編戶為客，歲終籍錢數百萬緡，其名似是，而實失民心。淺言之，則失在求詳，深言之，則失在貪利。時帝方以耳目之奉，責得於人，行之不疑，於是群臣爭為聚斂，以迎侈心。天寶之亂，實始於此。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。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，而欲平之。小人僥倖其利，以為進取之計。故天下每每多弊。宰相李沆，近世之賢相也，嘗言：“吾在朝廷十有餘年，無功可紀，惟四方之言利者，未嘗有一施行，持此聊以報國。”古之善言醫者，患醫之難，以為有病不服藥，常得中醫。蓋良醫不可必得，而愚醫舉目皆是。愚醫類能殺人，而不服藥者未必死。李公之言，蓋類此也。

陸贄

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，而以陸贄為賢。吾幼而讀其書，其賢比漢賈誼，而詳練過之。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，老而為宰相，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，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。比其老也，功業定矣，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，其故何也？孔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'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。'善夫！不常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贄以有常之德，而事德宗之無常，以巫醫之明，而治無常之疾，是以承其羞耳。帝即位之初，好名而貪功。河朔三叛，父子相襲三十年矣，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。田悅驚疑而起，朱滔、王武俊和之。帝使馬燧、李

抱真、李芃三將往迎其鋒，勝負之勢未決也。帝急於成功，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，李懷光舉朔方之眾，五將萃於魏郊。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，兵連禍結，常賦所不能贍。於是為之抽貫算間，假貸商賈，空內以事外，關中已亂，而帝不知也。贄曰：“今兩河、淮西為禍亂之首者，猶四五凶人而已。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、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，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，而況脅從之黨乎？陛下若能招懷以禮，悔禍以誠，使來者必安，安者必久，人知獲免，則誰愿復為惡者？縱有野心難馴，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。”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，忽其言不用。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，倉皇避寇，半年而歸，帝亦老而厭兵矣。於是行一切之政，專以姑息涵養藩鎮。凡節度使死，將佐之得士心者，皆就命留後。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。宣武劉士寧，以暴慢失眾。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，閉門逐之。帝將命以其位，贄曰：“如士寧之惡，萬榮棄而違之可也，討而逐之可也，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。何者？方鎮之臣，事多專制，欲加之罪，誰無辭者？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，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。且萬榮構亂之日，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，一城士眾亦未必皆其黨也。方成敗逆順之勢，交戰於中，其肯損軀與之同惡乎？今若選命賢將，降詔軍中，獎萬榮撫定之功，別加寵任，褒將士輯睦之義，例賜恩賞，使眾知保安，則誰肯复助其亂？萬榮縱慾跋扈，勢亦無所至矣。”帝方苟安無事，竟亦不許。由此觀之，帝常持無常之心，故前勇而後怯；贄常持有常之心，故勇怯各得其當。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，雖欲上下相保，不可得矣。會昌中，盧龍諸將，連害帥臣，最後張絳殺陳行泰。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，皆報下太速，故軍得以安。若稍緩之，必且有變。既而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，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。德裕問知仲武可用，言之武宗，舉以為帥。張絳既為其下所殺，而仲武遂以功名終。德裕之謀，則贄之故智也。然帝之出也，以陳京、趙贊；而贄之逐也，以程異、裴延齡。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。贄之賢，非不知也。帝歸自興元，贄因事言曰：“齊桓公自莒入齊，伯業既成，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。衛獻公自齊還衛，諸大夫逆諸境者，執其手而與之言，逆於門者，頷之而已。戒心之易忘，而驕心之易生。齊、衛之君，陛下之蓍龜也。”贄言雖切，而帝終不改。吾以為使贄反國，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，則其君臣之間，超然無後患，然後可以言智矣哉。

牛李

唐自憲宗以來，士大夫黨附牛、李，好惡不本於義，而從人以喜慍，雖一時公卿將相，未有傑然自立者也。牛黨出於僧孺，李黨出於德裕，二人雖黨人之首，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。蓋僧孺以德量高，而德裕以才氣勝。德與才不同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，使二人各任其所長，而不為黨，則唐末之賢相也。

僧孺相文宗，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，帝召問計策，僧孺曰：「是不足為朝廷憂也。范陽自安史後，不復係國家休戚。前日劉總納土，朝廷糜費且百萬，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，俄復失之。今志誠猶向載義也。第付以節，使捍奚、契丹，彼且自力，不足以逆順治也。」帝曰：「吾初不計此，公言是也。」因遣使慰撫之。及武宗世，陳行泰殺史元忠，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。德裕以為河朔命帥，失在太速，使奸臣得計，遷延久之，擢用張仲武，而絳自斃。僧孺以無事為安，而德裕以制勝為得。此固二人之所以異，較之德裕則優矣。

德裕節度劍南西川，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。維州，西南要地也。是時方與吐蕃和親，僧孺不可，曰：「吐蕃綿地萬里，失一維州，不害其強。今方議和好，而自違之，中國禦戎，守信為上，應變次之。彼若來責失信，讚普牧馬薊茹川，東襲汧、隴，不三日至咸陽，雖得百維州何益？」帝從之，使德裕反降者，吐蕃族誅之。德裕深以為恨，雖議者亦不直僧孺。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，幾終唐世，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。

帝方用李訓、鄭注，欲求奇功。一日，延英謂宰相：「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？何道致之？」僧孺曰：「臣待罪宰相，不能康濟天下，然太平亦無象。今四夷不內侵，百姓安生業，私室無強家，上不壅蔽，下不怨讟，雖未及全盛，亦足為治矣。更求太平，非臣所及也。」退謂諸宰相：「上責成如此，吾可久處此耶？」既罷未久，李訓為甘露之事，幾至亡國。帝初欲以訓為諫官，德裕固爭，言訓小人，咎惡已著，決不可用。德裕亦以此罷去。二人所趣不同，及其臨訓、注事，所守若出於一人。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。

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，訴其干沒府錢四十萬緡，質之非實。及在朱崖，作《窮愁志》，論周秦行紀，言僧孺有僭逆意，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。始僧孺南遷於循，老而獲歸，二子蔚、叢，後皆為名卿。德裕沒於朱崖，子孫無聞，後世深悲其窮，豈德不足而才有餘，固天之所不予耶？

郭崇韜

國無釁，而後可以伐人。冒釁以伐人，敵無釁則己受其災，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。楚靈王殘民以逞，舉思亂之民以伐吳。吳不可動，而棄疾攻之，若升虛邑，靈王遂死於外。齊湣王貪而好勝，知桀宋之可攻，而忘齊國之既病，燕師乘之，遂以失國。自古冒釁以攻人，其禍如此矣。唐莊宗勇而善戰，與梁人夾河相攻，十戰九勝，涉河取鄆，不十日

而克梁，威震諸國。五代用兵，未有神速若此者也。然其克敵之後，幸一日之安，沉湎聲色之虞，宦官、伶人交亂其政，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，民怨兵怒，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。一時功臣，皆武夫倔起，未有識安危之幾者。惟樞密使郭崇韜，智勇兼人，知其不可，力言而不見聽，求去而不見許，中外佞幸視之仄目。崇韜深病之矣。時方欲伐蜀，崇韜欲立大功，為自安之計，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，而己為之副，將兵六萬以出。兵不逾時，而克成都，降王衍，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。然崇韜知蜀之易與，而不知唐之已亂，挈其良將勁兵，西行數千里，雖立大功，而不免讒死於蜀。徵蜀之兵未還，而趙在禮為亂河朔。明宗北征，遂與在禮皆反，帥兵南向，克汴入洛，遂無一人能禦之者。向使西師不出，蜀雖未下，而京師有重兵，崇韜不死，河朔叛臣心有所畏，不敢妄動，則莊宗不亡。崇韜不死，禍福未可知也。嗟乎！韜冒鬻以伐人，蹈齊湣之禍，而以為安，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。

馮道

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，議者譏其反君事仇，無士君子之操。大義既虧，雖有善，不錄也。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，求之古人，猶有可得言者。齊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又從而相之。子貢以為不仁，問之孔子。孔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發左衽矣！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”管仲之相桓公，孔子既許之矣。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，無其功耳。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。杼弒公而立景公。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，其人曰：“死乎？”曰：“獨吾君也乎，吾死也？”曰：“行乎？”曰：“吾罪也乎，吾亡也？”曰：“歸乎？”曰：“君死安歸？君民者，豈以陵民？社稷是主。臣君者，豈為其口實，社稷是養。故君為社稷死，則死之，為社稷亡，則亡之。若為己死，而為己亡，非其私暱，誰敢任之？且人有君而弒之，吾焉得死之，而焉得亡之？將庸何歸？”門啟而入，枕屍股而哭，興，三踴而出，卒事景公。雖無管子之功，而從容風議，有補於齊，君子以名臣許之。使道自附於晏子，庶幾無甚愧也。蓋道事唐明宗，始為宰相，其後歷事八君，方其廢興之際，或在內，或在外，雖為宰相，而權不在己，禍變之發，皆非其過也。明宗雖出於夷狄，而性本寬厚。道每以恭儉勸之，在位十年，民以少安。契丹滅晉，耶律德光見道，問曰：“天下百姓如何救得？”道顧夷狄不曉以莊語，乃曰：“今時雖使佛出，亦救不得，惟皇帝救得。 ”德光喜，乃罷殺戮，中國之人賴焉。周太祖以兵犯京師。隱帝已沒，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。及見道，道待之如平日。太祖常拜道，是日亦拜，道受之不辭。太祖意沮，知漢未可代，乃立湘陰公為漢嗣，而使道逆之於徐。道曰：“是事信否？吾平生不妄語。公毋使我為妄語人？”太祖為誓甚苦。道行未返，而周代漢。

篡奪之際，雖賁、育無所致其勇，而道以拜跪談笑卻之，非盛德何以致此？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，甚矣。士生於五代，立於暴君驕將之間，日與虎兕為伍，棄之而去，食薇蕨，友麋鹿，易耳，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。不幸而仕於朝，如馮道猶無以自免，議者誠少恕哉。

兵民

事固有出於不得已，而為後世之利者，分兵、民一也，割燕、薊二也。何謂分兵、民之利？人生而天畀之才，畀之才，則付之祿，隨其精粗，適其高下，使食其技而資其身，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。故士大夫讀《詩》《書》，執射禦，習書計，高可以治人，下可以為役，而祿從之矣。農工商賈，服田疇，通貨賄，運機巧，上可以雄里閭，下可以養親戚，而利從之矣。有人於此，才力過人，操行凡鄙，上不能為吏，下不能為民，天畀之才，而無以資之，嬰之以勞苦，迫之以饑饉，不群起為盜，則無以求濟其欲，此勢之所必至。自秦、漢以來，天下未嘗無是患也。唐衰而府衛之兵廢，朝廷有禁兵，藩鎮有衙兵。兵、民之分，蓋漸於此。及五代之際，而黥涅之兵分佈內外，於是兵、民判矣。使民出其賦以養兵，兵盡其力以衛民。民有耕耨之勤，而兵有徵戍之勞，更相為用，而不以相德，此固分兵、民之本意也。至於出林之材武、田里之凶悍、放蕩無著之人，一隸於伍符尺籍，食其粟，衣其帛，俯首受笞而不敢肆，居則學弓劍，出　　則效首級，積歲月以取祿位，有其才必得其養。氣類相從，凡凶人勇夫，皆萃於軍中，然後人人各得其歸。故雖凶旱水溢，天下小小不寧，而盜賊不起，較之漢、唐之間，十不三四，天下陰享其利，而不知其故也。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。民力既盡養兵，而又較版圖，數丁口，使之執干戈，習戰陣，奪其農時，而齊之以鞭撲。民有怨心，而責其效死以報國，求信其私說而不恤後害。嗚呼，其亦未之思歟？

燕薊

何謂割燕、薊之利？石晉始以燕、薊之地賂契丹，高祖思援兵之惠，屈體以奉之，雖號為創業，而日不遑給，出帝不勝其詬，未有以待之，而輕犯其怒，遂以亡國。是時，割地之害深矣。至於本朝，乃見其利。真宗皇帝親禦六師，勝虜於澶淵。知其有厭兵之心，稍以金帛啗之。虜欣然聽命，歲遣使介，修鄰國之好。逮今百數十年，而北邊之民，不識干戈。此漢、唐之盛，所未有也。古者戎狄迭盛迭衰，常有一族為中國之敵。漢文帝待之以和親，而匈奴日驕。武帝御之以征伐，而中原日病。謂之天之驕子，非一日也。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，不過於漢文帝，而虜弭耳馴服。則石氏之割燕、薊利見於此。夫

熊、虎之搏人，得牛而止。契丹據有全燕，擅桑麻棗栗之饒，兼玉帛子女之富，重斂其人，利盡北海，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。賈生所謂三表五餌，兼用之矣。被氈飲乳之俗，而身服錦繡之華，口甘曲蘗之美，至於茗藥橘柚，無一不享，犬羊之心，醺然而足，俯首奉約，習為禮義。吾無割地之恥，而獨享其利，此則天意，非人事也。昔唐天寶之亂，朔方、河隴之兵起而東征，吐蕃乘虛襲據郡縣。唐內苦藩鎮皆叛，置而不問，百年之間，獸心猖狂，無復顧忌。理極而變，部族內潰，而唐土遺黎解辮內向，中原未嘗血刃，而壤土自復。今吾不忍塗炭生民，而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歡，推之天理，倘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